

长篇小说

田平/著



嫩江原

(上)



黄河出版社

• 长篇小说

上 册

嫩 江 原

田 平 著

黄 河 出 版 社



作者简介

田平，山东枣庄人。1945年生，大学本科。曾先后在黑龙江、山东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早期的文章以教育教学论文为主，如：《关于自测》、《论教学板书艺术》、《论教学语言艺术》、《枣庄方言和普通话》、《试论外语教学和市场经济之关系》、《谈谈英汉教学语法的异同》、《谈谈中专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试析专业课在中专教学中的地位》等；长篇小说有《嫩江原》、《蟠龙河》等。

序

马向武^①

序者，叙也。

作者姓田。田姓，使人自然想到春秋战国时期那个名门望族的田氏家族。然田先生出身枣庄薛城田家湾农家，幼识稼穡，青年为嫩江农场教师，中年为枣庄农校农学教师，退休之后，又笔耕不辍，终成一部反映三农问题的大书——《嫩江原》。一生不离不弃“农”字，殆非命乎，缘乎。

田平先生时时处处与农字相伴，朝朝暮暮只是芸芸众生，虽对面相逢，过目即忘，然先生雅善，腹有诗书，言谈有芸草芳泽。《嫩江原》的创作，并非偶然，田先生早年即酷爱文学，只是虽然身沐田园春风秋阳，然而并无五柳先生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名士言：“著书只为稻粱谋。”膝下三子，需要抚育，虽不能说“教书只为稻粱谋”，但为人父者，能不尽心？为人师者，敢不竭力？于是只有雅爱而不能为，虽不以此为苦，然心中终有所憾。现在，身离杏坛，长子为工程师，次子为医生，女儿为教师，也算心有所安，于是，田先生压抑已久的文学情节又如乡间炊烟时时于林间萦绕，往日生活记忆又时时进入梦中。如何把爱好与记忆合二为一，唯有文学。作者有言，此书虽然洋洋洒洒八十万字，然不为敲门砖，只为一枕头，书成之后，无需“朝扣富儿门，暮逐车马尘”，无所憾，亦无所惧，有的只是对茗一杯，细观烟聚烟散的闲适。书成之后，与有心者言，与有所感者阅，与有所历者品，亦不失为人生一大快事。

三农问题系中国之大问题，亦堪称世界之大问题。

① 序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农民最苦、农村最穷、农业最弱，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话题了。但凡农民众多的国家，也就是最穷的国家，这也不是什么新话题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们从茹毛饮血到刀耕火种，从牛马代人到今天的现代集约化生产，中国的农民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中国的农村跨过了历史的长河；中国的农业也经历了多次变革。毋庸置疑，三农问题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就当前中国的农民、农村、农业现状而言，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是相形见绌的，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嫩江原》所反映的正是最棘手的三农问题。中国的农民占人口的四分之三，农民的温饱、农村的稳定、农业的发展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三农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

《嫩江原》以石山和王菲、王荻的爱情纠葛为主线，塑造了众多的农民形象，揭示了工农之间的冲突、城乡之间的冲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冲突、原始的种植经营方式和现代集约化种植经营方式之间的冲突、小农经济思想和大农业经济思想的冲突、外来户和坐地户的冲突等等，无不带有特定的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小说中的人物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他们那一身的土滋味、泥气息俯拾皆是；他们的方言俚语活灵活现；他们的行为和思维各尽其妙。读完小说，你会更增加对那一方黑土地的热爱，你会更了解他们身上的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艰苦中不忘奋进，淳朴中充满自信，生活中处处互助，困境中充满憧憬。他们一步一个脚印，从黑土中走来，稳健地行进在嫩江大地上，为农民富裕、农村繁荣、农业发展辛勤地劳作着，执著地追求着，不舍地探索着。

中国农民的淳朴善良是世界上少有的。在这些淳朴善良的农民中，在这些淳朴善良的农村干部中，也有少数人分不清是非界限，为了一己的位子、车子、房子、儿子、票子……自觉不自觉地滑落到罪恶的深渊。读完《嫩江原》，人们会清晰地发现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那些践踏农民意志的人，一直自我感觉良好，连改革开放是什么都不知道，还大言不惭地大谈革命和发展。口口声声说农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农村是他们的生命根基，农业是他们的生存命脉，却时时刻刻在鱼肉着这些淳朴善良的衣食父母们。小说用白描的手

法，不着色彩地勾勒人物，千姿百态，跃然纸上。小说没有脸谱化的痕迹，各色人物用自己的言行，谱写着各自的生命价值，刻画着各自的人生轨迹。看似无色彩、无痕迹、无脸谱，实则入木三分。

小说时间限定在八十年代初期，个别篇章因情节需要，追溯到文化大革命中和解放前。《嫩江原》共四十章，每章是一篇独立的短小说，合起来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蒙太奇样的效果。一至三章为开端，四至三十九章为发展，中间有几个小高潮，四十章为高潮和结局。综观小说，无处不跳动着由农民最苦、农村最穷、农业最弱到农民富裕、农村繁荣、农业发展的强烈时代脉搏。正如书中展现的那样：

“林书记指着黑龙江地图，在天鹅脖子上画了个圈，说道：‘我和你们，还有这块土地，永无止境。’

‘永无止境！’范立仁说。

‘永无止境！’石山说。

嫩江大地，阳光灿烂。”

是的，灿烂的阳光不只是嫩江大地的，它更是中国大地的！

我曾经到过山东枣庄田先生家中一坐，与田先生相谈甚欢，时隔三年，又得以观赏其大作，此乐无极！人，因土而生，终会还归于土。多少人在退休之后，想到的是打发时间，消磨时间，而田平先生却是追忆时光，追逐时间，并用其作品《嫩江原》承载这种悖反的两端，提醒我们不要忘了那片土地，不要忘了那片神奇厚重的土地上发生的人和事。

手捧大作，感佩良多。身处京师，拱手庆贺。千里之外，灵犀相通。

序者，序也。

于2006年11月16日北京圆明园西

目 录

一	双溪古屯	(1)
二	它不吃素	(9)
三	阁老丞相	(19)
四	拖拉机队	(42)
五	怎么种地	(65)
六	王家姐妹	(89)
七	真抓革命	(112)
八	东河窑地	(137)
九	包干到户	(159)
十	多两条腿	(176)
十一	如此运输	(197)
十二	她是叛徒	(218)
十三	好人坏人	(239)
十四	出了神仙	(260)
十五	加工发电	(282)
十六	巧遇瓦匠	(304)
十七	三个男人	(326)
十八	白肚囊子	(350)
十九	咱是亲家	(375)
二十	一窝狼崽	(402)
二十一	落户西山	(431)
二十二	西山瓜甜	(460)
二十三	麦子熟了	(485)

一 双溪古屯

双溪屯东边一条小溪，西边一条小溪。这两条小溪昼夜流淌，然后汇入石梁河，石梁河汇入向阳河，向阳河又曲曲折折汇入嫩江。

溪水平时也就没过脚面，清澈无比。全屯近五千人口，人畜饮用，洗衣浇地，酿酒做酱，全靠这溪水。夏秋日雨大，造成山洪下泻，也是黑水滚滚，涛声不断。这时候溪水也涨到两米多深，人莫敢过。不过，山洪下来，多则半天，少则一两个小时，也就下去了，露出平时过溪的石头来。最高兴的是孩子们，他们用麻绳系一块带眼的火山石，往溪水里扔，然后拉上来；再扔再拉上来，说是打鱼。说来也怪，这两条溪流虽说通石梁河、向阳河，却从来没有鱼儿游上来，只有不大的拉拉蛄和小蚂蚱游呀游的。孩子们掀开石头捉拉拉蛄的时候，总要躲着那蚂蚱，生怕它叮在手脚上。

最好玩的是冬天。冬天来了，溪水开始从边上结冰，冰冻渐渐地延伸到溪中间。石头小桥上滑溜溜的，一不小心滑下去，踩破了薄冰，整两腿两脚冰凉的溪水，不及时烤干，鞋和裤子便冻硬了。溪水沿着冰缝不停地流淌，冰层不断地扩大增厚。人们打破冰块取水，饲养员打成冰槽饮牛饮马饮羊。水从冰眼里溢出来，流不多远就成了冰，冰层又加厚了。久而久之，小溪就真的千里冰封了。一个个的取水孔，渐渐变成一个个的冰碉堡。人们在冰碉堡一面打成冰阶路，上上下下小心翼翼地走。人们排着队打水，牛马在冰槽边等水喝，孩子们平缓的冰面上滑冰、打冰尜。冰鞋是自做的：两块鞋一样大小的木板，四根粗铁丝，十多个小钉子和十多根小麻绳就够了。木板上各搵上两根粗铁丝，木板周围钉上几个小钉子，钉子上系上小麻绳，冰鞋就做成了。孩子们把冰鞋牢牢地捆绑在两只胶皮乌拉上，就可以大胆地去滑冰了。这种冰鞋的好处多多：一是省钱；二是孩子们自己

会做；三是平稳，不像滑冰鞋爱崴脚脖子；四是在硬雪地上也可以照滑不误。孩子们有了它，快乐极了。天黑了，冰上仍然是亮晶晶的，零下四十度，孩子们也不怕，直到夜深人静了，才回去睡觉。

屯子中间的人嫌挑水吃太冷太远，就用爬犁拉冰块当水吃。他们把冰块放在院子里，再一点点放在水缸里、锅里，让冰块慢慢地化成水。刨冰是一个技术活，冰镐尖尖的，四棱非常锋利。刨冰时，大劲不行，小劲也不行，要恰到好处地使劲，冰便一块块地炸裂下来，这活不累人拿捏人。初学的人净拉些碎冰块回去，大家哄笑一回：“不会刨吧，吃干面子得啦。”拉冰的人也只好哈哈乐一会，把碎冰拉回去。

春天的双溪最不好过。冰先是沿着溪边开化，叫沿流水。水流小时一步可以迈过去，走在表脆内坚的冰上，嘎吱嘎吱地响。再过几天，冰堡化没了，溪中间的冰也化没了，到了夜晚小溪上还是要结上一层二三寸厚的冰。蹚水太凉，走冰又怕掉下去。人们想了一个招：用四根桦木钉成木排，放在冰上，人在排上走，牛马在冰水里过，直到不结冰了，石头桥又代替了木排桥，木排桥便成了烧火柴，明年再钉新木排桥。

双溪屯屯后是坡度很小的黑土坡，上面长满了黑桦、白桦、柞树、杨树，榛柴荆条更是不肯让步，有空地就钻出来，开着花儿，结着果儿，显示自己生命的顽强。溪水就是从桦树林子下边的石砬子流出来的。两条小溪总长不过二十里。石砬子下边出水的地方有个方圆六丈的大坑，是夏秋地面水汇集冲刷成的瀑布坑。坑底和溪底一样，全是黑黑的扁扁圆圆的碎石头，老人们说这都是坚硬的火山石，轻火山石被水冲走了，剩下这些硬石头，日久天长，消磨成了这个样子。拉拉蛄躲在石块的夹缝里，两只螃蟹一样的鳖，孩子们不怕它，夹不痛。孩子们抓到它们，穿成一串一串的，放在地上、放在水里让它们爬，它们总也爬不远，总也逃不脱，它们不知道朝一个方向使劲。

双溪屯东面南面西面各有一道高高的围墙，四个角上各有一个炮台，老人们说是为了防胡子用的。从夏秋天有山洪方面来看，它的另一个用途是起防洪堤的作用。山洪下来，时间再短，水也不会涌进屯

子里，有了防洪堤，便不怕溪水涌进屯子。冬天呢，随着冰碛堡的不断加大增高，堡顶水眼四溢，冰层不断向溪岸扩展。有的年头冷的时间长一些，部分冰层便越过围墙，向房根延伸，这时候开化季节来了，于是雪化冰消，小溪又重新开始了叮咚叮咚的行程。

双溪屯有四大姓：范、潘、王、孙。这四家为世代姻亲，你可以叫我舅，我也可以叫你舅；你可以叫我外甥，我也可以叫你外甥，就看从哪嘎达^①论。有时人们争得面红耳赤，总也闹不清谁辈高谁辈低。潘河建议：不论辈了，老兄少弟得啦。于是人们觉得省事，也就老兄少弟地叫开了。双溪屯为什么叫双溪屯，而不叫双河屯、不叫双沟屯、不叫双泉屯、不叫双流屯、不叫双水屯，也是争论了好多年才定下来的。叫双河屯吧，水量太小，只在下大雨时，才有几个小时的黑水咆哮，平时就那么一点点水；再说连条鱼儿也不来，怎么也不能称为河。看人家黄河、辽河、淮河，哪条河不是一泻千里气象万千的？再说人家外国那嘎达有尼罗河、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也都是水波粼粼，游船如织，多大的气派！我看还是不叫河为好。这是有学问的老范家的观点。叫双沟屯呢，老潘家不赞成：为什么叫双沟屯呢？怎么能叫双沟屯呢？这双沟是大沟是小沟？沟可能有水，也可能无水。像非洲大裂谷、雅鲁藏布大裂谷、四川北边的斜谷，这些都是大沟，咱比不上人家吧？叫沟容易让人联想到干沟、泥沟、臭水沟，可咱这嘎达明明是清水溪，怎么能叫沟呢？老潘家也不示弱，也自有一番道理。老王家也不同意叫双泉屯：叫泉子太小。你看后山桦树林里，塔头墩子里，泉子老鼻子了，老汩汩地冒水，哪个有名？再一说咱们这嘎达山清水秀溪水叮咚，不要让人们以为这里是两个小泉眼。像济南府黑虎泉、趵突泉、珍珠泉，能流成一条小清河，咱这嘎达不就现成的两条小溪吗？自然天成的名字，为什么还要起别的名字？老孙家也不同意叫双流屯：咱这嘎达是个屯子，又不是四川的双流县，还有个什么双流机场，咱不能和人家比。那双流是清流还是浊流？是黄龙流还是泥石流？是大流还是小流？是正流还是逆流？说不清道不

① 哪嘎达——哪地方。

白。大家更不同意叫双水屯：水啦吧唧的，多难听，多难受，一水就够受的啦，再加一水，那可就真的水裆尿裤啦！说啥^①也不能叫双水屯，犯忌。

双溪屯原有四条东西街，后来人越来越多，就在前后各加了一条街，在每条街的两头也加盖了不少新房子。再后来还是住不下，又在前后各加了一条街。这样南面到了南围墙，东西到了溪水边，有几家房子还占了半个围墙。双溪屯中间两条街，有八栋最古老的房子，老人们传说他爷爷的老爷爷讲的，他穿开裆裤的时候就有那房子了。房子的柱脚有合抱粗，梁柁、檩子、椽子、笆板都是上了油漆的松柏木。外间屋的内山板，也是厚厚的油松板子，涂了厚厚的油漆，上面刻的梅花鹿、耕牛、云山、海图被烟熏得黑黑的，只能从凸凹不平上看出个大概其来。外墙年年要抹上厚厚的黄泥，以防夏天的雨水和冬天的寒气。椽子伸出边檩长长的，上面吊着一根两根横杆，是晾晒辣椒、黄烟、西葫芦条、鱼儿什么的。里屋的子孙杆上挂着摇车，南炕北炕可以对摇，有的人在摇车上挂些气球、荷包、小铃铛什么的，逗小孩子玩，糊弄小孩子睡觉。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那块子孙板：长一尺六寸，宽八寸，厚半寸，整体上是古铜色。走亲串友把小孩子捆绑在子孙板上，抱着走方便极了。古人早就知道板铺对人的好处，所以小儿下生后就睡板铺而不用席梦思。南西北、南东北的三面炕沿，是四寸见方的水曲柳、黑桦木做的，下有同样粗细的雕花炕腿支撑着，炕腿之间镶嵌的木板上，刻有麒麟送子、连年有余、鱼跃龙门、梅鹿呈瑞等图案。炕沿上面排满了榛子大小的小坑坑，那就是专门为孩子们设计的砸榛子吃的地方。内室的顶棚，也是用松木板做就，一块块的雕花板像沈阳故宫的藻井一样美丽壮观。房顶上的苫房草是去了皮的芦苇，用桐油泡透了后苫上去的。多少年了，没人知道，反正一点雨水也不漏。有两点大家谁也说得清：就是冬暖夏凉；怕火。这八栋房子没有人能说清它的历史，它们是双溪屯的见证人。

除了这八栋房子，就是东面、南面、西面的围墙和四角的炮台

^① 啥——东北方言读 hǎ。

了。现在围墙早已成为凹字形的土岭，炮台也成了四个土堞堆。屯后为什么没整上围墙，也没人能说清楚。

双溪屯有三个窝棚，分别在屯西、屯南、屯东。在屯西的靠石梁山近，被称作西山窝棚，属第一生产队；在屯南的靠近连环泡，叫南岗窝棚，属第二生产队；在屯东的靠近顺河泡子，顺河泡又叫东河泡子，因此，叫东河窝棚，属第三生产队。这三个生产队的队长分别由书记、大队长、大队会计兼任。每年的四月份，这三个窝棚就热闹起来：撒粪的、耖地的、耰地的、拌种的、选种的，各司其事；赶马的吆喝声、敲种葫芦的梆梆声、拖拉机的轰鸣声交织成动人的农事乐曲。冬天的时候，开始脱谷打场，天不冷不脱谷，天不冷不打场。结冰了，人们挑水、拉水浇场院，浇完后用碾子轧几遍，扫去碎冰，再浇上水，结冰后场院便平滑如镜了，上面就可以打麦子、打苞米、打谷子、打豆子、打糜子了，就可以往上堆放黄灿灿的粮食了。

场院活儿一完结，便是散牛散马最幸福的时节。这时候它们可以在场院的任何一个地方躺卧，在任何一个地方寻找粮食吃，草当然是随便吃的。双溪屯的住家户都回屯子里猫冬去了，各个窝棚里就剩下一些跑腿子^①，继续吃食堂住集体宿舍，干些零打碎敲的活儿。上山打柴是个力气活儿，六个人一辆车，四个人打，两个人装，一天一车柴火，按街按户分。柴火有的是，没人计较车大车小柴多柴少。车老板好像商量好的一样，每车柴火总是不相上下。木头长的，顺溜的，装得矮一些；木头短的，弯曲的，装得高一些，或者打截装。老板们总能让住户满意。在打柴上分柴上，大家确实表现出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虽然没有什么理论家进行教导。分完柴火，就该过春节了。

正月十五鞭炮一响，人们就该上趟子干活了，人们便又忙起来。刨粪、送粪、选种、铡草、剥麻、纺经子打绳、检修车辆，政府的话叫备耕。也有几辆车去兴安岭，拉些白松红松下来，好给学校换换桌椅，为住户换换门窗什么的。马槽子车辕子不用松木，本地的黑桦、

^① 跑腿子——单身汉。

柞木是最好的材料。开化了，住家户又来到窝棚，吃住在这里，一年的生计生产序幕就拉开了。

这三个窝棚也是各占天时地利。西山窝棚，南隔石梁河，和河大泡农场相连，西和石梁山比邻。这石梁山本来没有名字。不知什么年代，在山前就有了几户人家，开了几垧荒地，过起日子来。也有人说他们种的地，不是老毛子就是日本开拓团种过的撂荒地。这几户人家也没问是谁的地，就种粮种菜，养牛养马养猪养羊，日子倒也富足起来。衣食足，知荣辱。于是，这几户人家商量：得给这山、这水、这地方起个名字。这几户人家呢，就是石家五户、梁家三户，大家一合计，这山就叫石梁山，这水就叫石梁河。这几户人家，大小也是个屯子，梁家说就叫石梁庄吧，石家说咱入乡随俗，还是叫石梁屯吧，就这么定下来了。石家梁家也有和本地不同俗的事：那就是老学不好本地话，老是说做么，做么，什么黄子，什么黄子的，总改不掉。还有本地人说干啥，他们非说干啥，或者歪着脖子喊做么。一九五三年，不知哪里来了很多人，拿着镜子、杆子、尺子，不停地照啊、量啊、画啊。不久，这里来了不少机器，来了不少穿黄衣服的，建成了农场。石家和梁家呢，因为早在此落草，便成了想当然的国家农业工人，也搬到了场部，成了大老板子、生产连长什么的。那座小山呢，说里面有好石头，可以烧石灰，当地基石，质地细的还能打成石碑，刻个工艺品什么的。石梁山西有个漫长的峡谷，在石梁山和南大岗之间拉上一道大坝，峡谷便成了水库，水库里最多的鱼是鲫鱼，大的二三斤重呢。虫虫、细鳞、鲢鱼也不少，没有狗鱼和黑鱼。西山窝棚的很多跑腿子，就和这石家梁家有关，或者和石家梁家的朋友有关，或者和石家梁家朋友的朋友有关。反正是扯扯耳朵腮动弹，也算是息息相关吧。

南岗窝棚，坐落在石梁河南、连环泡北边的土岗上。这条黑土岗南北宽十多里，东西长八十多里，岗顶上有一条东西路，东通八一五军垦农场，西通河大泡场部。窝棚建在东西路南偏下坡向阳处。你道那窝棚为啥建在那里？一是岗南岗北都有十多里路宽的大草甸子，水丰草肥，放牛放马方便无比，牛马吃了那油嫩嫩的青草，个个身上油

亮亮、光闪闪，儿马奔腾呼啸，骡马敞露情窦，只有骡马安闲地吃草饮水，等待一天的劳作。二是岗南黑虎沟有数不尽的泡子，大泡连小泡，小泡环大泡，大泡小泡子里面有的是鱼儿，野鸭大雁在泡子边上的塔头墩子上絮窝孵蛋。人们中午休息时，就可以去泡子里罩鱼、摸鱼、钓鱼，或者去拣野鸭蛋、雁蛋。捉到十条二十条鱼儿，剖开肚子，取出五脏，用麻绳穿透眼睛，横晾在两根木杆间，真像娃娃的袖珍衣服。用不了一天时间就能晾干，放起来冬天食用。大家也可以把鱼儿凑到一块，派专人去八一五场部联系，卖给各连队战士吃，当然十分便宜，鱼还新鲜；或者用鱼儿换些高粱米，也换换口味，品尝品尝辽宁文明米的味道。三是岗顶风大，向阳避风处冬天暖和，便于干活。南岗窝棚有个篮球场，每月总有几回赛事，不是河大泡来人，就是八一五来人。南岗窝棚也做些手脚，急急从西山、东河调几个好手来，以增强实力，有几个队员还是县代表队队员呢。比赛完了，大家欢欢喜喜地喝水、擦澡，交流经验，总结教训，然后就是吃饭。白面馒头，红烧鲫鱼，羊肉炖豆腐，豆浆随便喝。解放军是不喝酒的，再让也不喝。第二天一早，司务长骑着车子，送来了十三块钱，五斤二两粮票，说是昨天十三个人的伙食费。队长急了眼也不收。司务长说：“队长，不行啊，得收，这是纪律。”南岗窝棚的跑腿子，既和石家梁家有关系，也和八一五农场有关系。南岗窝棚唯一不足的是离山远一点，拉柴火用沙石没有西山窝棚和东河窝棚方便。

东河窝棚邻河邻山，往北三十里是向阳镇，往东过了向阳河有三座火山，呈品字形。这三座火山原是日本鬼子的高炮阵地，品字山中间有长长的飞机跑道，跑道的一端有三个伸入地下的水门汀飞机包，那就是日本人的飞机库。这些机库现在是三山农场的场院和仓库。东河窝棚北边的顺河泡，有几十亩大，里面尽是暗石，最深处有三丈多。里边的鲫鱼黄黄的，据说省博物馆的鲫鱼标本就是这里的。这里的鱼，用网撒不了，水下嶙峋的石头会把网撕个粉碎；用丝挂子也不行，就是有鱼上丝挂子，也和撒网一样，拿不上鱼来。想吃顺河泡子里的鱼，办法也有几个：一是下花篮；二是垂钓；三是用炸药炸。当地人反对炸鱼，说手段太绝户。再就是下撮达钩，撮达钩又很少钓

着鲫鱼，要吃顺河泡子的鲫鱼就只剩下花篮和垂钓了。雨来了，钓鱼人坐在石头上，穿着雨衣，叼着自捻的烟卷，眯缝着眼，盯住浮子，还真有点“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味道。至于在向阳河里下撮达钩、顺河钩，在浅滩下淌网，在深汀处下鱼囤子，更是大有人在。东河窝棚的最大好处不在这里，在河对岸的山上。那山上是黑石比比，像奔马，像蛟龙，像一锅粥，保留着当年岩浆翻滚涌动样子。夏天里在石头上晒日光浴，据说能去多种疾病；喝一口火山泉水，比汽水啤酒还有味道，据说能治各种胃肠病；就连那泉水下的黑泥，也能治斑秃、疮疖疥癣等皮肤病什么的。更奇的是石崖上下长满了草耳子，根本无人要，有了木耳猴头，谁还要那不值钱的草耳子？不过，把草耳子洗干净，炒出鸡蛋来，木耳是比不了的。山上的树长得也怪，一个窠一个圈地长着，窠内空地上长满了各种野果和药材。野葡萄、黑油油、火蓬果是孩子们的追求，五味子、沙参、防风、贝母等是大人人们的希望，如果不怕危险，运气又好，也可以采到人参。长五味子的地方，总要伴生着红条白毛刺的鬼见愁，千万不要碰它，不小心碰上了，你的一条胳膊就半天抬不起来，麻木得直喊哎哟，不过四五个小时，你就休想动弹。东山上最值钱的是火狐狸、大黄皮子、貉子、狍子、狼，黑瞎子也有，政府不让打。东河窝棚的跑腿子，大多和向阳镇、三山农场的人有关系，和河大泡、八一五的关系也有一点，但不如西山和南岗。

东河窝棚和西山窝棚离双溪屯都是十八里，在东西一条轴线上；南岗窝棚在双溪屯正南，也是十八里。东河窝棚和南岗窝棚、南岗窝棚和西山窝棚，像两个等腰三角形并在一起，共同使用双溪屯到南岗这个公共边，形成一个大的等腰三角形。双溪屯的三个窝棚构成犄角之势，拱卫着屯子。双溪屯就像个老营，雄踞在那里。三个窝棚的选址，是王阁老潘丞相的大手笔，是两个人看了《阿房宫赋》里“各抱地势，勾心斗角”后，琢磨了半个月才定下来的。

二 它不吃素

西山窝棚。

生产队二百多劳动力坐在潘丞相新盖的三间草房内外。这房子建了三面围墙，上了泥顶，没有门窗，没有间壁墙，也没有盘炕，是空筒子屋。范书记不常来西山窝棚，李副队长李玉生就自然成了小队的老一。其它两个窝棚也是这样。李队长站在半截墙外，哑着嗓子向屋内外说：“各位老乡，今天趁中午休息时间，召集这个会。主要有三件事向大家说说。第一个问题，是屯党支部决定在三个窝棚每年建十栋房子，能住二十到三十户人家。潘丞相这栋房子他们一家住，他子女太多了，大家也是知道这个情况的；第二件事是今年春耕，春脖子短，但墒情好，希望大家不要怕累，不要怕埋汰，处理好盖房子和播种的矛盾。帮工要分开帮，不要都集中到一家；再一说都集中到一家也招呼不起，没有那么多嚼谷；第三件事呢，这不，镇里公安何助理员来了，就是专门为解决这问题来的。”说着话，李队长向大家介绍了站在一旁的何助理员，老何向大家摆了摆手，点了点头，算是打完了招呼。

李队长接着说道：“这第三件事，就是咱队的跑腿子多，爱热闹，有空就往河大泡跑；河大泡那边呢，下乡青年多，也爱往咱这嘎达跑，有时晚上不睡觉，扭呀唱呀，弹呀拉呀，整得大家不得安宁。我不反对搞文娱活动，是怕文娱活动多了耽误生产，搞文艺的手哪能拿咱这锄把！”李队长说完，用眼睛膘膘坐在墙角的跑腿子石山、石岭、朱明、朱亮、梁结、梁实几个人，又说：“当然，干得好的也有，能当牌桌上的混儿，那是少数。为了生产，为了安全，我看还是要两腿插到墒沟里，整个满身泥巴，总比小白脸管用。”

大家一阵哄笑后，又都看看墙角的几个跑腿子，议论起来：“人

家认字，就得洋一点。”

“学生就是学生，不能和咱老农比，不信试巴试巴！”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离了人家不行。”

“得，李队长你背两段语录，唱段样板戏怎么样？”

“好，好。”嘘——一声长口哨。

“李队长，背两段语录，背两段语录！”王阁老的六女儿王荻尖叫着。

“背两段，背两段。”王阁老的五女儿王菲也不甘示弱。

“老六老五，起啥哄，别难为你李哥好不？”李队长红着脸，也不知道是真不会背憋的，还是高血压怎么的，转过脸来喃喃着。

“啥李哥李哥的，你刚才开会时就没背语录，就讲事了，你这就是不忠……”

“别乱扣帽子，我告诉你老五，你也是和跑腿子瞎掺和的人！”李队长不等老五说完，就接过了话茬。“要说背语录，我是不如你们，这庄稼地里的活呢，你们哪个敢和我比？谁敢叫号？这千数垧地，哪块地种啥好，哪块地爱旱，哪块地易涝，哪块地好起虫子，哪块地打粮多，哪块地打粮少，谁知道？”李队长声音高起来。“别喝了几天墨水就看不起老农。告诉你们，天下人谁也离不开老农，老农不是熊货，不愿干的给我滚犊子！”李队长肝火上来了。

“李队长，你才乱扣帽子呢。王菲王荻说得不错：开会前首先要背诵语录，然后才是开会讲话。提示提示你，是叫你少犯政治错误，这不叫起哄，这叫帮助，这叫关心，这叫爱护。不错，你种地的经验，全屯子人都佩服你，没有人跟你比，就是想比也真的不敢比；没有人看不起你，也没有人看不起老农。这不，过不了几年，从你那儿学会了本事，不也是老农了吗？咱们大家都在干着老农干的活儿，不存在看不起你的事，也不存在看不起老农的事，压根就没有。世上哪有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李队长，你不要发火，和和气气一样能把事情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家都是自愿来的，滚犊子干啥，咱们又不是河大泡的青年，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不安心。李队长，别生气，该说啥就说啥吧。”石山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说。